

魔飛小

鬼步驱歪门邪道



魔子弹牛鬼蛇神

金庸著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天地虽大身无立锥之地.....	1
第 二 章	生死由命夜闯鬼门关.....	33
第 三 章	八斗书生灵位三具.....	68
第 四 章	水中捞月稀世奇物.....	107
第 五 章	情丝难断红麝奇缘.....	148
第 六 章	名寺远播零威九州.....	180
第 七 章	血海九宫不异而飞.....	213
第 八 章	断肠铜钟真假难断.....	232
第 九 章	壶底朝天神功盖世.....	261
第 十 章	红颜祸水男人似泥.....	295
第 十 一 章	杀人偿命欠债还钱.....	326
第 十 二 章	招魂神幡震慑武林.....	365
第 十 三 章	抽刀断火恨海难填.....	409
第 十 四 章	梵音惊世钟鼓怔人.....	438
第 十 五 章	五鬼悲秋鸣雷惊岳.....	480
第 十 六 章	武林奇葩为情所困.....	514

第十七章	造物弄人物物相克.....	553
第十八章	为山九仞功亏一篑.....	592
第十九章	万劫重逢母子喜泣.....	616
第二十章	黄尘滚滚赤祸连连.....	656
第二十一章	天作之合一龙三凤.....	688

茅店斗室，也不过径丈方圆，经此一照，顿时丝毫毕见。

原来斗室中罗帐低垂，锦被半卷，那还有那神秘姑娘的芳踪。

陈婉贞跟踪而入，也不禁神情一愕。毕竟她年岁较长，就在那一愕之后，已看清后窗被人打开，同时桌上放着一支小小布卷。

她把那布卷攫起略一注视，顿时娇喝一声：“翠妹快追！”

“追”字出口，屋后飞起一条人影，就着那溶溶月色，直向东南而去。

此人身材矫健婀娜，分明是前见的蒙面姑娘无疑。

可是，她为什么要等到陈婉贞取起了那布卷之后才肯离开呢？那布卷里包的什么？她难道专为送这布卷的么？

这姑娘脚程之快，较陈婉贞高出太多，若与小翠相较，则在伯仲之间，可是小翠起步在后，一时那能追赶得上。

转眼之间，就是数里途程，陈婉贞远远地落在背后。

小翠但觉冷风扑面，伸手摸出一幅面纱戴上，谁知这一耽搁，那神秘姑娘却已影踪不见。

小翠武功虽高，但却毫无江湖阅历，一时间正不知如何是好，突闻耳畔传来一声轻笑。

小妮子心头一骇，蓦地里转过身来。

只见暗淡月色下站着一名老者，一张惨白的面庞，映着满地积雪，僧见凄厉吓人，一道二指来宽的血痕，由左端眉稍斜挂而下，望之令人生悸。

这胆大包天的小妮子，情不自禁地打个冷颤，双肩一动，接连向后飘退三步。

那人见状冷冷笑道：“丫头，我在此地出现，大概你没想到吧！”

小妮子一听他开口说话，顿时胆气立壮，双手一叉，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认识了么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认识你啦？”

“哈哈，你认识也好，不认识也好，只要把偷的东西还我便罢！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偷过你的东西了？”

“哈哈，小丫头，想不到年纪轻轻记性倒如此不济，前后也不过半月时光，难道你就忘记了么？”

“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嘛，我不愁穿不愁吃，偷你的东西干吗嘛？”

小丫头被人家没来由的指为小偷，心中可真又羞又急，又气又恨，不过她一片纯真虽在羞急，气恨之际，仍旧口无恶言。

那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：“小丫头，你到真会装蒜，不过我独指神偷是什么人物，岂是你能骗得了么，来来来，快把绿玉韦陀中的藏宝还我！”

“绿玉韦陀”虽然轰动了中原武林，但初出茅庐的小翠，可弄不清它究竟是何宝物，闻言不禁一愕道：“谁看到你绿玉韦陀里的藏宝啊，我还有事呢，不同你罗嗦啦！”

小妮子说完芳肩一晃，就想抖手一走。

可是，那自称独指神偷之人，顿时轻喝一声：“鬼丫头，你不把绿玉韦陀中的藏宝还我，今天休想离开！”

话中身体电转，掌似风飘，呼地一声扑了过来。

小翠没想到这人出手如此之快，心下刚觉一惊，蓦地黑夜里又传来一声冷笑：“哼！绿玉韦陀是我拿了，你找人家干什么？”

且说童无忌与石惊天一路飞驰，初更刚过，就已经到达不归谷口，二人舍近求远，不走正道，却由左侧山头上翻入。

惨白的积雪，反射着微弱的月光，两人像轻烟一般，在皓皓白雪上悄悄飘动。

“不归谷”深藏在耸峙的群峰之间，而那名叫“奈何天”的道观，更建在不归谷底，地势隐秘，多年来罕有人至，纵或有少数人误入其间，也都一个个惨死在那般恶道之手，是以多少年来，江湖人物一直不晓得有这么个神秘的所在。

可是，今天这神秘的“奈何天”里，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，突然无忌四人的进而复出，已经破坏了归谷中的戒律。

然而，这一班恶道万万也没有料想得到，他们会在夜色降临之后，卷土重来。

不止此也，今夜进入不归谷中的人物，除了童无忌与石惊天外，似乎还有别人呢！

夜风在不停地呼号，枯枝上的积雪像冰雹样地洒了下来，“奈何天”里的灯光，在冷风中摇晃，摇晃……

现在童无忌登上“奈何天”左端那莲花形的峰头。

他身形之快捷，像是一枝脱弦的利箭。

他行踪飘忽，更像是一缕不着痕迹的轻烟。

蓦地里，他由奔驰中刹住了身形，闪电样的蹲了下来。

为什么？难道他……

啊！原来在他身侧一块突出的悬岩之下，蹲着个中年道人，他上体斜依在山石上，正一瞬不瞬地向谷外监视呢！

童无忌暗道一声：“好险！”陡然拔起身形，如同苍鹰搏兔般凌空而下，身形尚在七尺开外，五指已向那人背上搭去。

他身法迅若飘风，出手奥妙绝伦，简直就像是电光火石一般，一击而中……

可是，就在他五指触及那道人背上之时，却不禁心头大愕……

原来那道人背部僵若木石，凭童无忌那种功力，竟无法将其穴道封闭。

他大惊之下，改点为抓。只听“嗤”地一声轻响，五支铁指硬生生由道人背上插了进去。

他只当道人背上练有什么奇异武学，却不料这番竟如此不济，愕然细审，这才看出端倪。

原来那道人穴道已不知何时被人制住，北国奇寒，血脉停滞之后，那还能支持多久，童无忌五指点在僵硬的尸身上，当然无法认明穴道，及至他改点为抓，莫说是一具死尸，就算是铜筋铁骨，恐怕也要被他抓得皮开肉烂。

童无忌聪慧绝顶，把眼前的情景略一推详，已知有武林高人，先已进入了“不归谷”。

然而，这人是谁？

童无忌俯首沉吟之际，石惊天亦已飞身赶到，他略一打量，顿时连连跌足道：“咳！这两个丫头，怎地如此胆大？老三，还看什么？咱们快点入谷！”

石惊天认为点中这老道之人，一定是小翠与陈婉贞，经他这样一说，童无忌心中大急，双臂一抖，就向谷中落去。

石惊天经验老到，一路所见，早知“不归谷”警戒森严，正待出声阻止，童无忌业已身临地面。

果然，童无忌立足未稳，蓦闻身侧传来一声不屑地冷笑，紧接道一股暗劲，向胸头急袭而来。

这暗中出手之人，又是个中年黑衣老道，躲在岩缝之中，就像是幽灵一般，一招攻出简直叫人措手不及。

可是，他今夜却碰上了煞星，就在掌风触及来人衣襟之际，突然黑影一晃，对方已消失了踪迹。

未容他缓过气来，就感到一股如刀的冷风，直向手腕上切

下。再想躲闪时那里还来得及，一声闷哼顿时晕了过去。

童无忌足下不停，快如飘风一般，扑向“奈何天”偏殿。石惊天亦跟踪而至，也在屋角下掩住身形。

二人身形刚刚掩好，就闻后院中传来一阵脚步之声，月色下只见亡魂老道远远行来，偏殿里立即传出一阵人声：“老四，你看看是不是大师兄回来了？”

话毕大门吱呀一声打开，招魂道人探出半个脑袋，看到远远行来的亡魂，忙道：“大师兄，师父主意怎样？”

亡魂由风门中侧身挤了进去，嘿嘿干笑道：“师父法体未复之前，看样子还不愿轻易出山！”

“哼！真是便宜了日间那几个狗男女……”

“嘿嘿，他们能替本谷除去几名强敌，纵然暂时便宜他们，算起来也还值得！”

“恐怕那小子未必会肯上钩呢？”

“哈哈，纵然那小子不肯上钩，华山大荒真人岂能轻易放过他？”

童无忌知他话中有因，闻言不觉一怔，可是，未容他会过意来，室中怪笑又起：“哈哈，小师弟真不愧文武全才，一肚子神机妙算不说，单是观门前这付对联，就够那冬烘先生练上十年……”

童无忌听得心头一动，但屋中人说到此处，蓦地声音一停，语意迟疑道：“怪啊，日间那小鬼对这付对联语苦苦追究，难道当年旧案……”

童无忌正待仔细听下去，突闻后院之中，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怪笑：“哼哼！大荒，你夜进我不归谷打算怎样？你若对当年之事心中不服，何妨把武当一叶约来，我们重新再较量一番！”

“哈哈，七缺老鬼，江湖中传言不假，你这老鬼果然没死，贫

道此来为的是查探师弟郝子庄下落，如你真想打斗，何必要约一叶道长，贫道就凭这手中三尺青锋，领教你多年来埋首苦练的绝学就是！”

童无忌闻言顿然醒悟，这先已而来之人并非贞姐小翠二女，乃是道门双剑之一，华山派掌门大荒真人。

室中三名老道，经此一闹，顿时连连狂吼，如同泼水一般一拥而出。

偏殿至后殿仅止百丈距离，幽暗月色下但见雷奔电逐，三名老道在前，童无忌与石惊天紧随身后，那消转眼工夫，已至后殿滴水檐下。

浮云掩月，冷风劲吹，夜色一片凄迷。

一名瘦骨嶙，头戴九梁冠，身着杏黄道袍，傲然卓立在后院之中，大袖摇风，苍须映雪，仙风道骨望之令人心折。

童无忌知道这就是华山大荒真人，可是那与五霸齐名的北煞七缺真人，此时却不知存身何处。

勾魂、招魂到场之后，立即把大荒真人一围，招魂那支独眼中射出一道凶狠的光芒，紧瞪着大荒真人，阴恻恻地冷笑一声：“你就是人称道门双剑的华山大荒真人么？”

大荒真人平静地答道：“贫道执掌华山门户，道门双剑之誉乃是武林同道抬爱，实在愧不敢当！”

招魂道人那骨瘦如柴的鬼脸上，突然升起一股戾气，当下仰脸发出一声怪笑：“你有多大能耐，胆敢夜闯不归谷？”

大荒真人修养再好，此时也不禁脸色一沉，冷冷笑道：“七缺老鬼，你隐居多年，难道就教出这样几个大言欺人的徒弟么？”

童无忌直至此时，依然没有发现七缺真人存身之处，闻言慌忙留神细视。果然，大荒真人话音一落，大殿里突然响起一阵雄宏的怪笑：“哈哈，大荒道兄，贫道老迈无能，劣徒无礼，敢请代我

管教管教如何？”

声音刚劲，如击金石，显见内功修为已臻绝顶，亡魂道人说他法体未复，真叫人不敢置信。

可是，强敌入室，他缘何闭门不出呢？并且室内灯火全熄，不辩方向，难道他真是身负重创不敢见人么？

他思量之中，突闻大荒真人冷哼一声：“既然如此，可就别怪我今天以大欺小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举掌斜斜向招魂拍去。

招魂道人那知厉害，狂笑一声，十支枯骨似的手指一齐飞出，冷风刺骨，迳向来势迎去。

“五鬼阴风指”虽然恶毒，但招魂毕竟功力太浅，那能与这一派之尊的大荒真人相比，双方真力一触，顿时传来一声闷哼。

大荒真人卓立当地，面寒似水。

招魂道人往后连退三步，哇呀一声，喷出一口热血。

暗夜中空气一静，室内又传来七缺真人的狂笑：“哈哈，华山派通天掌果然不凡，勾魂、亡魂你们两个替为师领教几招！”

七缺道人虽然带笑出言，但童无忌与石惊天俱都听出他语音之中隐隐透出煞气。二人知道七缺道人这三个恶徒，虽然同门学艺，但功力却有云泥之别，勾魂较招魂至少要高出一倍，亡魂更远在勾魂之上。

就在他们暗暗替大荒真人担心之际，勾魂、亡魂业已双双应声而出。

勾魂扳起那张马脸，跨步欺身，闪电般拍出两掌。

大荒真人身形一挫，抬腕向来势一封。

轰然一声，勾魂道人又被震退两步。

这一次大荒真人似乎就没有先前容易，脚步虽未移动，但两肩却也被震得不住摇晃。

就在他心意一分，真气未聚之时，亡魂道人陡地大喝一声，双掌齐飞，欺身直上，翻江搅海一般，指顾间连攻七掌。

他内力充沛，十支指甲如同利剑一般，在冷风里划空生啸，令人心惊不已。

大荒真人似乎大出意外，心头一凜，向后连退三步。

以一派掌门之尊，竟被人举手抬腕间带退，实在是不大光彩。七缺道人由暗中向外窥视，把这情形看得明明白白，顿时纵声狂笑道：“大荒道兄，你怎不肯出手，莫非是劣徒不堪指教么？”

大荒真人脸上热，顿时冷哼一声，蓦地里刹住身形，回手攻出五招。

轰隆隆一阵裂帛大震，大荒真人虽然连退两步，但亡魂道人却被他震出八尺开外。

石惊天一向以内力自负，此时也不禁对大荒真人暗暗佩服。

此时亡魂道人身形一稳，陡然摘下那柄奇异拂尘，嗔目怒喝道：“大荒真人，你今天还想回转华山么？”

信手一震，尘尾四散，卷起匝地罡风，急袭大荒真人前胸七处要穴。

呛啷啷一声龙吟，眼看青光一闪，大荒真人手中业已多出一柄宝剑，只听他哈哈朗笑道：“我要回转华山，还有谁能阻止得了么？”

长剑推出，咻咻连响，爆出七朵金花，向亡魂道人兜头洒落。

这老道果真不愧道门双剑之一，一手“通天剑”使得炉火纯青，凌厉诡奥之中，依然不失名家风范。

亡魂道人直觉他剑锋尚在三尺开外，那冷嗖嗖的剑气业已迫人，顿时招式一变，避中锋，走旁门，拂尘连攻两招，紧跟着就是三掌。

大荒真人且先不接亡魂老道的攻势，身形一晃，向左横跨三

步，剑势一沉，猛向那暗中下手的勾魂斩去。

大荒真人变招不谓不快，但勾魂道人可也不是庸手，回身一闪，反腕又是三招。

这两个老道前后夹击，招如狂风骤雨，大荒真人剑走龙蛇，顿起万道青芒，晃眼就是十来招，看情形一时之间实在难分上下。

可是，突然之间，勾魂、同时发出一声长啸，急切间连攻两招，然后身形一撤，双双退出八尺，闭目敛眉，调气行功……

童无忌与石惊天看在眼里刚觉一惊，突闻七缺真人喝道：“亡魂不可！”

亡魂、勾魂齐道：“师父…”

七缺真人不容二人开口，急道：“劣徒不可无礼，大荒真人虽与为师有一段旧帐未清，但此时却非结算之时，你们还不赶快替为师待客么？”

大荒真人不知这老魔耍的什么花样，闻言神情一愕，但刹那之间，便即恢复那从容神态，哈哈朗笑道：“不速之客，主人能不怪罪已属万幸，何敢多所叨扰，盛情只有心领了！”

七缺道人嘿嘿干笑两声，说道：“难道令师弟下落你也不问了么？”

大荒真人神情一怔，急道：“敝师弟果真来过不归谷么？”

“来没来过不归谷，但却有人在附近见到过！”

“这话当真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那么他人呢？”

“咳！可惜你来迟一步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……”

大荒真人显得异常激动。

七缺真人又是一阵干笑：“事已如此，你急又何用？”

“难道他……”

“一点不错，半月之前……嘿！不说也吧，说出来你不但信，恐怕还说我有心从中挑拨是非呢！”

“哼！我大荒可也不是容易挑拨之人，你先说给我听听再讲！”

“既然你一定要听，我就告诉你吧！半月之前，有人见到他在镜泊湖附近，被人击成重伤，恐怕现在……”

“贫道多年不出此谷，只知那人年岁甚轻，终日面罩人皮面具，身披黑缎披风，可不知他出身来历！”

大荒真人眼中突放奇光，恨声说道：“哼！是他，江湖中传言果真不假，七缺老鬼，我知道你现在重创未复，看在相告之情，咱们那笔旧帐半年之后再算！”

话音一落，身形陡然拔起，转瞬间没入夜色之中。

大荒真人一走，童无忌心头顿时一动，心想：面罩人皮面具，身披黑缎披风，这不分明指的是自己么？怪不得他们说纵然自己不肯上钩，大荒真人也不肯放过自己，原来……

他这样一想，不觉心头磊惊，知道此事若不拦住大荒真人说个明白，日后碰上定是一番麻烦，因此身形一动，就待随后赶去。

请想不归谷中这几个老道，那一个不是身怀绝学，他这一动，顿时被人发现，亡魂道人厉吼一声：“什么人大胆？还不替我滚下来！”

人随声起，拂尘呼地一声，直向童无忌存身之处点去。

童无忌此时身形业已拔起，无论出招闪躲两均不易，眼看尘尾嘶风，就要击中……

可是，亡魂道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童无忌竟在这危机一发之际，突然展开了傲视武林的“飞龙九转”身法……

耳闻长啸突起，人如天际游龙，半空中盘旋飞舞，眨眼已至亡魂道人身后，半空中探爪出掌，五缕尖风呼啸而至。

亡魂道人功力虽高，但对眼前这一着实在大出意外，急切间竟然无法应付，没奈何身形一沉，如同殒星一般，直坠下来。

不过他虽说见机及时，可依然未能全身而退，就在身形坠落之际，蓦闻嗤啦一声，那件狐裘已被齐腰划开。

顿时绒毛纷落，冷风倒灌，情不自禁地打个寒凊。

童无忌飘飘落下，石惊天则在哈哈狂笑中跟踪而来。

亡魂道人满面惊愕，向后连退两步，呐呐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话声一落，顿时刷刷两响，童无忌已在闪电中摘下了罩面黑纱，抖开了黑缎披风……

夜色幽暗，夜风如刀，场中露出个金光闪闪的黑色布架，望之令人寒毛倒竖。

这情形不但三魂道人心头大震，就连隐身暗处的七缺老魔，也情不自禁地惊呼一声：“招魂幡！”

童无忌冷笑一声：“不错！你没想到吧？”

七缺老魔纵声大笑道：“少侠崛起中原，威慑武林，盛名远播，如雷灌耳，但不知两进小观，究竟有何指教！”

童无忌轻哼一声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在下久闻道长门中英才辈出，极思一见，日间虽已会过众位，仍觉心有遗憾，故此……”

要知他入观之时早从暗中听得，观前联语乃是老魔幼徒手笔，因此才用言语刺探，说到此处故意一顿。

七缺道人闻言似乎一惊，继而干笑两声道：“贫道共收五名劣徒，二徒离魂违犯师命已被幽禁三年，小徒游魂出游在外，至今五年未返，小侠今天来得不巧，假如……”

童无忌心雄万丈，气壮山河，闻言哈哈朗笑遣：“既然如此，

在下就请道长赐教几招！”

他存心要看看这昔年名动江湖的老魔，究竟因何不敢见人，是以话音一落，立即飞身向屋前欺去。

可是，亡魂老道早已看出他是日间之人，心中大大不服，一见童无忌欺身而进，顿时狂吼一声：“招魂幡，你有多大能耐，敢在不归谷中撒野，有胆的接我一掌试试！”

话声中身形一横，举掌击了过去。

他似乎看出童无忌身法怪异，招式奇妙，是才想用内力取胜。

童无忌日间已领教过这老道的掌力，知道他不在己下，本不愿以内力硬拚，可是被亡魂一逼顿时气往上冲……

只见他身形一停，蓦地里上体半转，右掌向后一摔。

他屡经战阵，阅历大增，这一招用的是少林“摔碑手法”。

可是，他这剽劫而来的武学，却灌注了十成“九九玄功”，威势之强，陡增一倍。

亡魂道人一掌接实，顿时气喘心跳，向后连退三步。

他心头大震，睁眼细看时，只见童无忌仅止双肩一晃，便即刹住了身形。

这种情形，不要说亡魂道人被惊得目瞪口呆，就连童无忌自己，似乎也感大出意外。

其实他那里知道，日间与七缺老魔那一声馭气相拚，功力在无形之中，又复增了三成。

夜风嗖嗖，三魂道人瞠目互视，不发一言。石惊天得意至极，情不自禁地爆出一声龙吟长笑。

就在他笑声未歇之际，夜风里竟传出一阵急骤鹰啼。

这是金鹰“凌云”告急之声，童无忌知道贞、翠二女一定遭遇意外，不觉入耳心惊。石惊天更是笑声突敛，沉喝一声：“老三，快

走！”

声落人起，如同巨鸟凌空，直向谷外扑去。

童无忌跟纵腾身，三魂道人齐闻怒吼，六掌齐挥，暗夜里猛风倒卷，浪涌而来。

这三个老道联手齐攻，童无忌功力再高，恐怕搭手之后，也不能轻易离开。

他心急如火那耐久战，半空中蓦地里右手一挥，顿时绿云缭绕，流萤万点，精芒夺目蜂拥而来。

原来他匆促之中，竟掣出了那天下第一利刃“翡翠寒晶匕”，信手一挥，又是得自沧浪羽士白云天所传的剑中绝艺“云锁青山万丈岩”，奥妙凌厉千古绝响。

三魂道人同时惊呼，如同滚汤泼雪般退了下去，童无忌头也不回地如飞而去。

此时金鹰鸣声更急，童无忌不禁悸异万分，他一时真猜不透，关东道上竟有这种武林高手，能够力敌贞、翠二女与那只神鹰的联手之力。

可是，他怎能料到这位高人，竟是……

原来独指神偷一闻暗中人声，顿时身形一撤，向后连退三步，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静夜中一片沉默，话声如石沉大海，听不到半点回音。

独指神偷轻哼一声，蓦地身形一拔，直向先前发声之处扑去。

小翠见状心下一惊，暗忖：这暗中之人是谁啊？难道是陈姐姐么？

一想到陈姐姐，小妮子不由心头大急，她知道这人功力绝高，陈姐姐一定不是敌手，顿时娇唤一声由后赶去。

独指神偷拔身追敌之际，隐约中看到百丈开外，有一条纤瘦

人影，顿时大笑三声，赶了过去。

身临切近一看，果然是个面罩黑纱的少女，急切间未加细辩，便即沉声说道：“你还想跑么？”

少女突然一怔，向后连退两步，惊惶失措道：“你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哈哈，小姑娘你不用害怕，只要把‘绿玉韦陀’中的藏宝还我就算，否则，哼！”

独指神偷话音一落，小翠姑娘业已赶到，只听她不屑地轻哼一声：“不要脸，谁是小姑娘？谁见到你‘绿玉韦陀’里的藏宝了，贞姐姐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！”

这另外一名少女，可不正是追敌失散的陈姑娘，可是，独指神偷却认定她就是先前暗中出声之人，顿时冷笑一声：“嘿！你们这几个鬼丫头什么时候结成一伙的？这种金蝉脱壳之计瞒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独指神偷，来，乖乖地告诉我‘绿玉韦陀’中的藏宝究竟在谁身上？”

“不晓得！”

“哈哈，不晓得就试试老夫的手段！”

说笑中右掌缓缓举起，向小翠毫不经意地抓来。

小翠知道他身怀绝学，掌中一定暗含杀着，身形一晃，快如闪电一晃，一连攻出三掌。

也真亏她见机及时，要不然非被独指神偷抓住不可，原来独指神偷那毫不经心的一抓，就在离体七寸之际，突然指影晃动迷离难测。

不过小翠这三掌也是莫愁仙子的不传之学，一经使出，顿时指影变幻，令人莫辨底蕴。

独指神偷在大意之中，一招落空，小翠已向左飘出三步。

小妮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但陈婉贞却看得心头一凉，娇躯一